

# 评《张謇与梅兰芳》

● 叶兵

应当感谢张绪武、梅绍武二位先生。他们联袂主编的《张謇与梅兰芳》向人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。这些史料,记录了20世纪初一位中国名闻遐迩的爱国实业家,同一位中国最具盛名的京剧艺术家之间的忘年之交。这段史实,这段佳话,足以填补20世纪初京剧艺术发展史上一块空白。

与史料相得益彰的是几位专家的客观介绍和精湛评述。这些评价,足以帮助如今的读者正确理解:企业家何以与艺术家交朋友?应当怎样交朋友?

与历史上的达官贵人、名商巨贾迥然不同,张謇爱好戏曲,同京昆艺人交友,不是为了装点门面、附庸风雅,也不是为了个人消遣解闷,更不是为了捧名角以谋私,而是为了藉戏剧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,影响改造社会,“除恶俗、立新风”,“建设一新世界雏型”。志存高远,相交以诚,这是张謇与梅兰芳之间深厚情谊的基础。

清末民初,社会满目疮痍。文人志士,忧国忧民。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做法不同的是,张謇更注重坚韧不拔地实干。1894年,张謇中状元之后,适逢甲午战败。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深深刺痛了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。他愤而辞去京城的高官厚禄,回到家乡南通,实践他“兴实业,办教育,推进地方自治”的救国主张。从此,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,踏上了“实业救国,教育救国”之路。他以“父教育,母实业”的精辟概括,道出了教育与实业之间的辩证关系,并且在实践中坚持了这一理论。他几乎倾其所有的实业收益,兴办了一系列教育事业与社会公益事业。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,兴实业、办教育的社会实践,使他痛切地感到人才之可贵、人才之难得。“立国由于人才,人才出自立学。”在当时,举凡他能延聘的人才,不论国内国外,他都要千方

百计请到南通,礼遇有加,让他们施展才学。梅兰芳,就是张謇结识相交的众多人才中的一位。所不同者,他们在初识时,一个是高龄62岁的事业有成者,一个是年方21岁的初露头角的小青年。年龄的差距,名望的悬殊,终究敌不过事业上的共同追求。忘年之交,他们何止是忘了年?

对于戏曲社会功用的独到见解,也是张謇结识、帮助梅兰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张謇认为,“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,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”,“改良社会,文字不及戏曲之捷;提倡美术,工艺不及戏曲之便”。张謇在南通修建现代化的“更俗剧场”,聘请欧阳予倩主持中国最早的现代戏剧学校——南通伶工学社,专辟象征南北两派京剧艺术家团结合作的“梅欧阁”,无一不是为了培养人才,以新文化来移风易俗,改造社会。兴办这些事业,耗去张謇不少精力,费去不少钱财。

但是,光凭钱财和名望,而无造福乡里、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,是很难吸引住人才的。因为,真正的艺术家,是金钱买不到的,也是难被名望所唬住的。

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京、昆艺术的完美追求,为张謇与梅兰芳之间铺架了一座知音之桥。状元公张謇,本身就是国学大师。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,使他对京昆剧目中的人物性格,对演员的唱念做打,都有精到的见解。他对梅兰芳关爱备至,时有诗文赠送,但从不过溢美吹捧,偶尔发现不当之处,总是及时、善意地提出修正意见,而且每每能提到点子上。在宿疾沉疴的旧社会,对演员、艺人惯用的手法,不是吹捧,便是棒打,鲁迅先生谓之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。难能可贵的是,张謇与梅兰芳一反当时的污浊潮流,别开实业巨子、国学大师与艺术大师之间友情的新生面,其意义是深远的。